國朝文錄

海峯文鈔文錄引

桐城劉海峯先生豪於文者也嘗望溪方先生之文與道合也經旨愈深文心愈峻幾若二十一史大半可刪而耳聞目見之事皆不足以供發揮也海峯爲其邑子繼之而起其文冲口而出循手而成銅鐵金銀皆可入其爐竈羽毛華實並足供其翦裁長逾千言短或二三百字皆行以浩瀚之氣運以潔樸之思間或溢爲怪奇抑或茫無畔岸其於望溪範圍疑若撞突而墮壞之矣而海峯實從望溪學文望溪亦以奇才許之兩不相悖且交相重故說者謂文必有所法而始能有所變而後大也雖然望溪學人之文也

海峯才人之文也學人之文約六經之旨才人之文取百家之長約六經之旨則簡而愈該咀之而其味愈出取百家之長則奇而或詭於正卽正亦一覽無遺蘊矣易曰修詞立其誠望溪之文之謂也禮曰詞欲巧海峯之文之謂也然而善學望溪者要推海峯擇取其潔樸者存之固儼然當代一作手矣

海峯先生文目錄

卷一

卷二

海峯先生文錄

桐城劉大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族叔棨烘彩

天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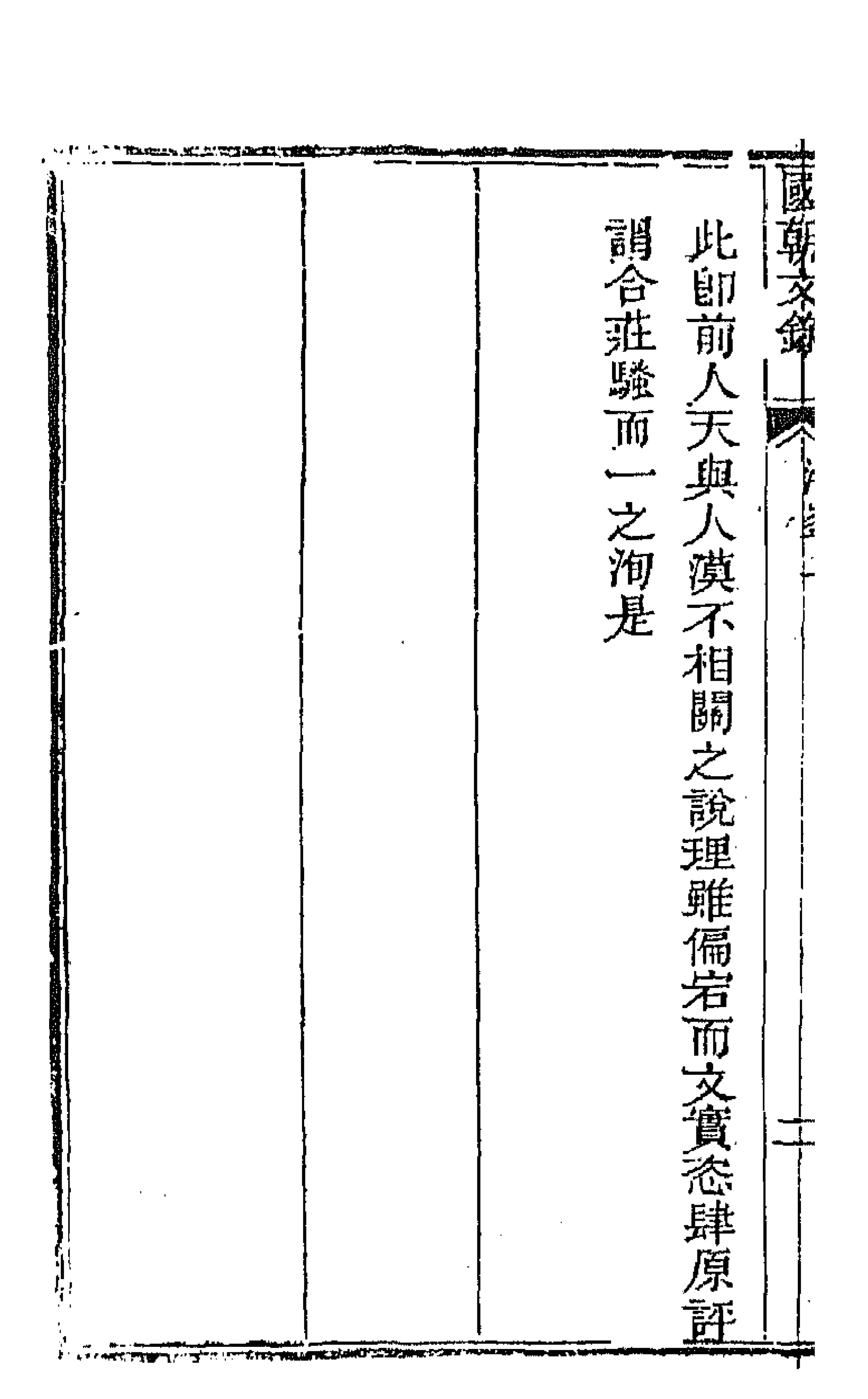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爲勸善而規過故爲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爲過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以養之也而又生之螟螣以害之生之雞豚焉而又生之豺虎焉生之絲枲以爲之衣生之文梓豫章以爲之宮室可不謂愛之乎生之雀鼠以耗其囷倉生之蚤蝱蚤蝨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

毀璣以爲礫而崇壘以爲朱乎駕駑駘使馳千里而麒驥服鹽車

此下至天不憐句皆用韻

乎蔾藿不糝者回憲而馬醫濯削長使之有餘乎鄧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濕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爲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啼飢分縕纊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刳像設之腸而神不能加之罰掘陳人之冢而鬼不能攫其殘乎禦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惏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祲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也彼蒼蒼者其積氣耶彼隆隆者其積塊耶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

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耶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耶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耶[illegible]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illegible]人物也相與同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為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為竭夫天方自救其過之不暇而又奚暇以為人之窮通壽夭耶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即前人天與人漠不相關之說理雖偏宕而文實恣肆原評謂合莊騷而一之洵是

○○天道中

（緊項上爲佗人）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兇趨不善如鶩一任殃慶之自至乎是又不然矣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愛也有聖人者爲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爲天補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即朱子所謂理也）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孰一定以相繼

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猶陶之爲土亦若是而已草木有當春而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嘗改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麀雖當衆睹衆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則以爲恥故人之爲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可以

○知○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illegible]○皆○知○

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傑猾之民乘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己則黜之甚則夷滅其宗族慘毒亦至矣而康寧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爲當然與鳥獸之聚麀者無以異也彼以鳥獸自爲則天亦以鳥獸

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然夜負疚於心而不寧能逃天之誅不能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即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興無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晝夜負疚於心而不寧富壽康寧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而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此即承上篇作轉語謂心卽是天孔孟復生不易斯義

天道下

畢偽起于衆說之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之言也文言之言歐陽子不以為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為偽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奡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為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為禹稷而懲其為羿奡者謂适之言為然則又何以解夫為羿奡而得其死為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

之聖人以爲吾生而爲人善所當爲也當爲者爲之而已不計其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爲也不當爲者不爲而已不計殃之至也爲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爲善之心則甚憮也而謂其必有慶者愚也爲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爲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爲善而禁其爲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爲善爲不善可知也而禍福則不可知也爲之者我也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天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此下另轉一境）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代以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知可信者天之有道也不可知者

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常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戚三代而上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爲君曰稷契曰益尹曰旦奭若是者必起而爲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司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竄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騁頑猾不仁怙勢襲威無所顧藉物產靡敝而苑囿崇侈民力竭楚而畋遊無度喑膚咂血其鋒銳於蠶蝱而深居高拱憪然自以爲堯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

趨利如鶩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以居其位之爲貴安知有廉恥
以食其稍之爲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
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爲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
人名爲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
一森不被天號
而以其權授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則西隆環生迭出
互爲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爲其
道然而地値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恒天不得而禍之也迨値
其欲絕則善而得禍者其恒天不得而福之也蓋地之方興則強
孟子德賢強大之言亦是如
大者皆出於其間而天下有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有德而兼賢

天下無道則其地之强大者皆無德而不肖故世治則强大附麗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强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奮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爲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司其令聖人中處其閒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而使地獨持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爲謀而不足古之聖人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往天子之位後之賢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物相易而爲其貴賤者乎。夫靑烏之書。葬經之言。猥卑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爲可恃也哉。

此又承二篇作轉語天授其權于地此理未經前人說過然實確有意義。唐劉禹錫賓客集中有天論三篇大意謂天與人兩不相關而歸之于數此文授權于地又刱別解而謂吾心卽天于理較足其文劉以譬鍊勝此以豪宕勝亦不知誰爲後先

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夫書秦固未嘗盡焚也。太史公曰：「武帝招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之士靡然嚮風。」論者謂漢以祿利誘進天下之士，故求經而經亡，而不知經之亡，蓋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

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澌滅無餘嘗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固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

八蕭何爲歟。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取而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綫者。獨不開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睹耳。

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塈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買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甓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鄉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爨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柰何買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而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者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公之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

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

故出故入雖係深文而無詞以解眞老吏斷獄雖張湯亦應畏之

雷說

天一物也地一物也天之中有日有月有星地之中有水有火有石皆物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錯雜類於其間曰胎曰卵曰化曰溼而莫非物也今夫物有形焉有聲焉有色焉有聲而無色者風是也有色而無聲者雲是也聞其聲覩其色而不得以備悉其形者雷是也然則雷者有形乎無形乎則余必以為有形者也雷也者與蛟龍為類者也蛟之有形也人見之龍之有形也人見之若夫雷則人雖不常見其形而亦有見之者矣蛟之為形或赤或黃（[illegible]）龍之為形能短能長（或非可謂）雷之為形非走非翔彼鷙隼兩翼怒張雷

也者水中之火也北方也龍也者木中之火也東方也蛟也者雷之屬而龍之行也夏則借見冬則借藏故啟蟄則不伐蛟恐雷與龍或助之爲孰也彼蓋有得於陰之陽也者而以成其象故憑雲以出入變滅而無常也曰天火也雷地火也日麗乎中天雷遯不孜作也風雨晦冥而雷與焉陰盛則氣乃揚也人之身亦猶是矣醫家者曰雷龍之火不可濕伏是也然則雷者果何物也仲秋之月雷收聲則凡蟲之蟄者皆蟄矣仲春之月雷發聲則凡蟲之蟄者皆啟矣然則雷者我知之矣蟄蟲之長也龍地之質含天之精巖栖穴竄蘊怪藏靈山澤通氣乘雲以升熊熊其燄殷殷厥聲奔

馳欻書旁薄紆寘其形不可易以覿而不知者遂以爲無形。

刱意造言逼眞昌黎韓子其用韻處尤爲老蒼

書荆軻傳後

天下之變不幸出於君父之大當傾危之頃有健丈夫起而圖之惟其萬全而無害乃可以杜塞囂囂之口其或出天時人事之窮一敗而不可復收則天下後世之議必紛然而起此古之忠臣義士所爲悲傷而痛悼而持兩端者往往徘徊於進退之間而不能決也昔者秦之將滅六國也燕太子丹既爲質於秦而歸慨然念國亡之無日社稷之不得血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鄉行以迎荆軻荆軻提三寸之匕首直指虎狼之秦庭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揕其胸始皇死則必亂秦亂然後燕出勁師合韓魏齊楚六國

之衆幷力西嚮則秦可以滅而燕可以王惜乎天不祚燕舞陽勇士也奉督圖而色變荊軻知刺劍之術而中銅柱不可拔其後秦急攻燕而燕亡議者不察遂以丹之謀爲速禍而目荊軻爲盜夫秦欲得天下耳雖使燕奉臣妾於秦秦猶將滅之何係於荊軻之有無哉彼趙魏齊楚五國者不聞有荊軻入秦之舉也早已先燕而亡矣且夫秦未嘗得天下也燕之與秦競爲敵讎其勢不容以兩立荊軻燕人爲燕而擊仇讎之秦使其事成則軻之功不下於蕭曹平勃雖其不成猶將比跡於周苛紀公非匹夫倡亂以賊其長上所可同日語者而目之爲盜於義何居自是之後張良襲其

餘智椎秦於博浪之沙其事亦不成也而論者謂子房爲韓報仇夫良於韓之既滅猶可爲韓報仇豈太子於燕之方盛獨不可爲燕報仇哉（與得偶）良之擊擊之於秦既得天下之後亂民也荊軻之刺刺之於秦未得天下之先非亂民也今夫晉陽虎爲盜者以竊寶玉大弓爲蒙昧不明之事其果出於陽虎歟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入秦庭豈蒙昧不明之事乎且寶玉大弓孔子亦知有竊之者耳而傳者實之以爲此陽虎也其是否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刺秦王眾知其爲荊軻而乃於千有餘歲之後疑之爲盜哉（眞可發笑）余以爲荊軻義士而丹忠臣孝子也獨惜丹操之已迫荊軻欲有所待與者與俱

而丹遲之至使舞陽震慴秦庭之中惟軻一人故擊秦王不中耳設使有勇者爲之左右秦王欲環柱而走不可得也陛夫後之學者欲議論古人則必置身於古人之地以度其心而毋拘牽於成敗之跡使刺秦之事成則天下之頌勇知者將在太子與軻惟其不成而紛紛之說得以隨其後然則世之爲君父而舉事者其必要其成而後可哉

綱目書法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中間援子房爲例見其以成敗論人以陽虎推敲又見其讀春秋不熟

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爲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辨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恥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爲誠然。或反爲文以刺譏武王。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爲亂賊之徒。不得

與堯舜並稱爲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爲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
得爲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恥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
嘗考之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
如遷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爲伯
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既非其君而武王又非其君
（妙話足解人頤）
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
居北海之濱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深山窮谷之中
是不爲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蓋伯夷之歸
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既死

也使其尙在則伯夷之屬揚當必更甚於太公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宇下而頡頏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妄不待智者而知也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歟自秦焚詩書用漢儒之臆紊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盡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外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城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謬繆皆爲之反覆辯明又況周漢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掇拾煨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

進翻一步蘇家手段

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愚也哉

辯駁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近桐城光觀察集中有此題文一首謂伯夷與太公各行其是有伯夷而後太公之志決似暗駁此文而作其文亦奇

送倪司城序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并有其地漢興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國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無耕農云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土既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也雍正五年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清慎自持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為

倪君告然余見倪君喜爲歌詩今馬足所經烟火稠疊皆昔凋敝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彷徨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驗之

筆意亦歐公

起段舉括數千年事畧于九十六字之中而筆墨仍若有餘地

此之謂高結亦微妙可思令人意遠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中淵姓諱范）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

（所謂背教此人出于斯地）

欲歷余背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

（此下重加鞭策婉轉亦佳不可[illegible]）

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

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海峯初至京師方望溪先生言于人曰苞何足道邑子劉大櫆奇才也今先生于姬傳亦云所爲詩古文詞殆欲壓乎輩而上之可謂如出一口矣而天下古文之脉遂卒萃于三公前輩固不輕許人云

仁里人共建義倉引

古者帝王在上而薄海無凍餒之民非必分上之所有以與民也使民之自有餘而已故曰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不至三十年而民有九年之蓄則雖唐水殷旱不能為之災若夫周官荒政十二其所謂多昏蕃樂索鬼神皆迂遠不切於事情惟散財薄征為君上之所宜行而無補於小民之窮餓故其科條雖具要不若積貯之為善也夫天下之人家無蓋藏之備而一切仰望於上設使水旱蝗蝻遍州數郡朝廷遽下蠲租之詔虛郡邑倉廩以賑之然上之所費不貲而下之所得無幾嗷嗷焉日待升斗

以延旦夕上之倉廩府庫已空而民之死者過半矣故曰藏之於官不若藏之于民也今天下田疇不加多稅斂不加少而天下之風俗又皆日趨於文欲使鄉曲之農人人皆食時用禮勢固有所不能雖使其食時用禮然以一人而有五子而有二十五孫嫁子娶妻之費養生送死之具疾病醫藥之資祭祀賓客之用以富者當之十九而貧以貧者當之豈能復富乎雖然嘗見編戶之家授田百畝則飲食衣服既無不足及其蓄積豐饒或相倍蓰什伯猶未見其有餘何者彼其所入者多則其所出者亦眾淫侈於酒食頻煩其讌會故雖粟米狼藉而終歲之用猶苦其不給一旦天災

此折好

流行固不能以自支矣此其爲習非可喻之以節儉而遂改也惟及其其有餘之時預爲不足之備不藏之於官而藏之於民不分藏於家室之私而合藏於里社之公其在今日所減省者一酒食燕會之需而已其在他日積之遂至於無盡其爲利甚博而其爲術約而易操也去年凶災民皆飢乏草根木皮掘剝幾盡釜甑器皿債賣無存甚則拋割妻孥與人爲僕妾猶不足以自贍而父子兄弟疲老孤幼繼踵而死僵尸草澤骸骨相枕藉見之者怵目聞之者悽心古者鄉里有相周之義而鄉田同井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使朝夕共處之人親見其飢餓至顛轉溝壑而死而莫之

拯救而吾獨安得宴然而已乎夫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為之不樂同里共井其視同坐也親矣輾轉溝壑而死其視向隅而泣者迫矣此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昔漢耿壽昌作常平之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法非不善然以飢歲之民使其價糴其力或有所不能而以官司主之其出入又有所不便自是以來寖孫不之義倉勸令百姓軍人出粟及麥然歲歲聚收疑其數實朱子之社倉隨時斂散然請假於府那移為難今合兩法而用之於義倉則取其當社自輸不待請府於社倉則取其計米收息不必再捐令

穀沿只如此便足

値大有年之秋與人傭耕者每佃田一石出穀三升自耕其田者

出穀八升。有餘之家。不爲限。其隨其力所能爲。以爲補助。至於當
社立倉。一甲之中。推一人爲首。執簿籍。稽其出入。古之人有成
法矣。惟諸君子倣而行之。誠如是也。雖有水旱之災。吾里之人。其
庶幾免乎。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
然後不獨親其親。推之他里。前後左右。莫不皆然。然則德施之及
人者廣矣。

此法今皆可行其文亦老嫗皆解

江汝川詩集序

天地之美好不能盡鍾之於人也或使之致身富貴坐享一時之光榮或畀以才德名垂於後世而不朽或壽考康寧久不死而累閱人世之興廢此數者天地之所愛惜而不欲兼以與人故優於此則絀於彼亦其勢之固然無足怪者也余友江君汝川少習爲時文爲學官名弟子屢擯於主司無所用而性好遊覽跋山踄水崎嶇燕秦萬里之外窮愁艱阻可嘻可愕忿懣無聊之氣一皆寓之於詩夫詩之爲技小矣及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雖寢食可以相忘而況於人世之得失去來之無定者歟余觀江君之爲詩

於唐似韓君平於宋似陸務觀而江君之才又自有超於君平務觀之外以自成爲一家之文者江君雖欲不窮於世豈可得哉雍正乙卯之秋余與江君同在京師應舉其時士子之數多於號舍號舍不可得乃與江君同坐編篷之下大雨衣褥皆霑濕相顧咨嗟失色其後同爲考官所黜倉皇別去忽忽二十年乃復相遇於燕城兩人鬚髮皆白江君取酒共酌因出其平生所爲詩讀之風雨馳驟若不可抑遏然余微觀其意態回視往昔相從時豪縱自喜十已減去五六然則余與江君其皆老矣乎江君雖不遇於時而善爲歌詩則其於貧賤有以喜而飾之如施藻火於衣裳以自

彼其覬覦他人苟得之富貴猶糞壤也余雖喜爲詩而才力不逮江君遠甚反而內顧其何以自掩覆邪雖然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無愧於心則所謂不朽者當有在而其名之傳於後世或不傳固可不計也遂書之爲江君詩序

文情往後絕似歐公

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讀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劵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爲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謂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耶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

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雅）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得如此好友傳筆文所以有斷無餘累）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眥閧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何等鄙不庸）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纇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俗）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諍友者如此而余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

其次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司城詩近爲其鄉光觀察聰諧所刻予在楚嘗索得一部其詩

實奇可與高岑比迹此序中間一段實爲至文

徐笠山時文序

凡人之業精於其所獨造而散於其所共趨與衆朋其理而已獨有所獲焉是知之至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是能之至也今天下相率以孔孟曾思之言爲八比之時文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彼其誠心莫不自以爲綜辨於儒生之說而洋溢乎學士之文矣然而耳震於啁哳之雜聲而琴瑟磬管之鏗鏘以爲無族之鳴也目眩於紅紫之亂色而朱黃黼黻之煌煌以爲無文之樸也豈不顛倒而失其本心矣哉是其人莫不有所知而非吾之所謂知也莫不有所能而非吾之所謂能也夫文章者藝事之至

精而入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載之下追古聖之心（態鍊段論時文）思於千百載之上而從之聖人愉則吾亦與之爲愉焉聖人戚則（亦如此而精而淵又別）吾亦與之爲戚焉聖人之所窈然而深懷脩然而遠志者則吾亦與之窈然而深懷脩然而遠志焉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來如風雨動中規矩故曰文辭者藝事之至精而入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無排若妙在不變）也今以漢唐以來詩歌古文之信而傳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爲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爲是有之是吾鄉者嘗於其先生之前見之者也今以並時而生所爲之詩歌古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爲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

爲是有之是吾鄉者未嘗見之而吾鄉之所見嘗亦有類此者也明人以時文取士其亦有追步古文而不爲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雖在於今其亦有追步古人而不爲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今以前代之時文與今之時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則適適然驚矣蹙蹙然去矣何者彼其於詩歌古文徒見善者也彼其於時文雖有善者不見徒見其不善者也徒見其善者以善者示之彼以爲類也故安之也彼見其不善者忽以善者示之彼此言少見多怪以爲不類也故怪之也彼其求之者帖然旅進於其下各持其一

是各恃其一長曰若者爲舉人矣若者爲進士矣彼一夫者惛然踞坐於其上持彼之一是恃彼之一長自以爲繩墨而以之衡天下士曰如此則中吾彀如彼則不中吾彀如此則得之如彼則失（此下爲蓄稗跪侍令入先次）之矣彼幸而得之者亦遂欣欣焉自鳴其得意以爲是果有道焉吾乃今得之矣彼不幸而不得之者亦遂悵悵焉撫已而自疑以爲是或有道焉吾特未能得之耳於是得之者愈益驕且以爲翺者吾固未嘗能爲文能之自今日始於是指彼不得者而誚之曰求吾語若是誠有道焉若虛以從我我告若若不虛以從我我不告若矣彼不得之者久不稱其意其心不能無少動欣欣焉而來

曰廢其告我哉嗟乎以彼其言中其心獨安能無慚於幽獨之間（然何知慚者亦窄乎）乎哉此世之能爲古人之文者所以潛蹤滅影牟關深閉藏其文於筐篋之中而不與今人見之也吾友徐君笠山之文吾嘗與望溪先生論之以爲追步古人而不爲世俗之文者也（本題只數語了之）與衆明其道而已獨有所獲焉者也是知之至者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者也是能之至者也其藏之筐篋之中以傳於天下後世焉可也

前幅獨到之論筆亦議嚴中後則橫肆矣却不可刪節一字所以爲佳

桐城劉大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　珍國瑞校刊

竇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載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刼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

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解揚之事代代）贇成也。（有才）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令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

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
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
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
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
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
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于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
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此文可與亭林集中拽梯郎君祠記並讀

重修鳳山臺記

秋官郎程君晉升重修鳳山臺二年而成其用白金蓋萬有餘兩程氏世居巖鎮巖鎮之北溪水自西而東流當明嘉靖之時里人副使鄭佐用形家言率居人爲臺於其地之東北臨水際臺據鳳山之脊故名鳳山臺臺高二丈廣輪皆百尺虛其下以爲三門而臺上之爲榭者亦三焉臺成而居民從以殷盛古之爲臺者以書雲物後之爲臺者以作觀遊鄭君之爲此臺也以畜地氣夫氣固

精蘊不刊尤妙在發揮敷排

於天蘊於地滙於下止於高故凡民人所欲得水而導得澤而紓得山而秘居者相地形就其舒斂宜其逆順有澗溝以宣其理解

有陂沼以豐其委積有岡陵以大其含藏然後天不淫陽地不閉陰無結轖亦無消耗民居于是財產給足家室和康無饑凍之憂（極盛關係）無疫癘之苦生有保聚之樂而沒有弔祭之榮壟也者所以濟山之不足極人力以相天工其爲用于斯民大矣然不能有興而無（之重如此）壞也晉升之曾祖其賢始一修之費數千兩其賢中子信復繼修之惟信之子志洛生不及修之時然嘗語其子曰吾受先人遺貲當擇一事以善用之晉升志之于心不敢忘歲在庚寅適値壟壞晉升曰吾先之志也遂起而獨任之自有此壟壞者屢矣而程氏祖子孫四世凡三修焉先是晉升之祖信既修鳳山之壟又修孫（補敘一事）

公之橋。橋在臺之西北。溪水之西來也。民之在西北而往鎮者。為水所限。隔橋其上以通往來。或石或木。凡四橋。孫公之橋自東而西。第在二本以木為之。而借易之以石。費白金以萬計。閱九年而成。古之君子。欲生之有益於人也。在朝則澤及萬國之生民。在家一筆寫滿則利及于鄉鄰里黨。鳳山之臺成。而居民殷盛。胥升蕭萃。祖德尊父命。將使里人之居于是者。同歸于完美富壽。而非如世之人。第知為一人一家子孫之計也。于是乎書

從番地氣發出精義。妙在直起直落。前後皆無支詞

無齋記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于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于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于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胥然不知吾之足樂而以有之為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以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

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長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萇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顓而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猶有此身

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及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于耳號寒之狀不接于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于是以無名其齋云

奇闢之論理自莊出而文亦似之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羅癃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讀此無一字不令人敬亦令人可愧）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遲明餓乃敢出傭。其傭處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

無所取于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觀爲藉艸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畢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母成墳即墳傍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于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閒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

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潛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此眞純孝敘次亦極古雅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傅。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讀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纂經續補。尙多闕遺。乃廣摭前載。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爲書。于周禮則有疑義舉要。于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于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于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于鐘則有律呂闡微。于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于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

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于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于世。則益專其心於遷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于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强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飢歲。嘗一至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為推辨皆暢然意滿稱

善。其後有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霧。猶幸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隱論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闢。（此述儒之功。亦不止從先生人。）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巋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獨此士之迍邅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先生之卒。不能

不盡然流溺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愼修

段段皆直起直落無一冗字支詞原評謂江先生窮經績學而

一世不遇與德淸胡先生朏明同此文足為吐氣是已然于江

先生學之所以異人處尙未抉發也故錢學士竹汀復傳之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爔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爲岳州守偕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樞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此盛彼衰婚之由選赴報斷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爲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團扇水晶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爲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兩家音問斷絶歲在乙卯有妄人譌言顧氏子病沒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慟遂不食且絶去一切嬉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

見古今節烈則欣然喜及聞譏言每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官安慶貞女年十三一日顧謂其母曰兒何日以來無故心自驚至夜輒煩寃不安寢此何祥也語罷即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君書至則顧氏子已於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母悲哀乃徐曰父母在兒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譏言作傳心死矣遂欲歸顧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臥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糲食每謂己身爲他而一心習苦以奉父母爲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

奴婢更勤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然貞女雖
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
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爲辭貞女曰維貧
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抔土而已越五年顧君
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値顧氏門
祚之衰幼叔零丁窮嫠撫遺孤延先祀予之責也即力有不逮盡
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
可復挽乃以辛巳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
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翼日鬒冠帔吉服以來貞女曰吾舅已亡

吾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斷髮布衣以往其顧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爲知禮貞女既歸顧氏德燁率邵嫂爲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卑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燁生子即以爲長兄後貞女樓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燁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確德燁又爲其兄修墳墓植梓樹追繪儀容德燁少年其篤于友愛如此貞女蓋得所歸矣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其未字則未成其爲夫婦也考于經未聞女在家而矢節者然近世以來俗與古異男女方在襁抱而父母已爲許婚相許既定則亦有從一以終之道矣貞女之孝義乃在幼

禪之年。蓋其天性純明。度越尋常人遠甚。豈可以拘迂擬議哉。

蓼齋曰盡讀之令人悽然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妻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爲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嫁其後合肥歲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滁州乞食而三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滁州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

挑野菜以養。當是時。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間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為民之秉彝不盡絕于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踰禮守義善事其舅姑。與孝子之事父母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勃谿詬誶禁之而不止。窮餓至于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摯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為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為丈夫而登于朝宁。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間。出

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所鍾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嘆惜兩層寫方錄穩

他手亦能爲此言却難其文辭之高秀

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煢然在側、大家撫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于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撫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溝夜、大母倚簾帷坐、

櫆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櫆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illegible]嘗見章大家在（好神致）室因指謂櫆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櫆時雖稚然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櫆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僕皆睡去獨大家煨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稚有老態子語態）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

嗚呼其可痛也夫

人愛其淋漓吾尤喜其倜爽

○程府君墓誌銘

秋官郎程君晉升葬其尊府書原先生於某鄉某里之某原而以府君之先夫人方氏後夫人吳氏祔葢府君孝於其親毎雞鳴而起趨立寢門外候問安否無間寒燠至十餘年不倦友于其兄弟時其諸昆病篤輒至祖廟焚香叩祝哀號而欲以身代其深愛之情藹然濟發于一室獨知之地而其家人咸被其風而化焉府君初娶方夫人生子女各一人子曰益謙而方夫人早世其貞靜慈和之德雖其子孫有不得而周知者故雖欲紀載之而無從繼娶吳夫人生子二人長即晉升次咸豫而吳夫人視方夫人所生二

一如己子飲食衣服無纖毫厚薄于其間而益謙兄弟三人亦皆出皆入如一人之身懽欣無所間其後府君卒而吳夫人所生次子咸豫亦于是年卒閱二年而方夫人所生子益謙及卒其一門幼穉惟吳夫人是依夫人養之教之以至于成人然晉升咸豫皆有子授室而益謙之子婉高顧獨殤夫人乃命晉升出其子以爲（如此規模閒計爲後）益謙後當其無事也孫曾環聚于一堂夫人南嚮坐諸孫及諸孫（程式何謙檢閱）婦或東西相嚮侍夫人教誡其諸孫惟禮義是守惟古聖賢書是讀是習其閨闥之內天性之親雍然肅然有非世俗所能幾及者夫人乃取書傳所載古賢母自孟母以下凡十二人命繪畫之且

繪圖十二，而於其圖之左方各書前人名氏，以留爲諸孫婦模楷。程氏自先世以來，世爲積善之家，而府君嘗有言曰：吾受先人遺貲，當擇一事而善行之。故夫人教其子晉升，凡所行事莫非以先人之心爲心。其有善事爲先人所有志而未竟者，必命晉升踵而行之，不爲後代留遺增積計也。府君諱志洛，歙縣人也，以乾隆十有八年十月初三日卒，享年六十有九，蓋其志行余嘗爲之傳矣。方夫人以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卒，年三十。吳夫人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二。銘曰：

奕奕程宗，世繼其美。傳序及君，令德愷悌。惟婦之良，實相夫子。善

溢鄉閭宜多受祉豈惟秩官奮興科起今其後嗣莪莪濟濟愈遠其昌珥貂荷紫我儀吉人載深仰止藏詩於幽以告千祀

爲府君不多着墨而家人化之即爲下文起根方夫人早世無德可書而中閒書與夫人則如天開圖畫讀之令人神往

。。祭望溪先生文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闕而蕪。惟公治之。究其根株。如受衡量。不盜黍銖。春秋諸傳。類多齟齬。公比其事。孔思昭蘇。周官士禮。久荒不鉏。斲璞出玉。朗然炓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守。從祀闕里。亦其宜歟。公之懷抱。邈登黃虞。少而多難。百不一攄。晚貳宗伯。日進訏謨。郞薦野老。跂足以須。彼譖人者。謂公釣譽。誰實爲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公倡大義。衆見爲迂。最知公者。高安相朱。慨彼世俗。僅識公觚。擬之周士。子羙夷吾。申施未竟。孰謂非誣。至於文章。乃公緒餘。然其所爲。鬼閟神敷。熸剝六藝。炙劌

膏腴高第黼座正冠危裾雲升水瀉風日清衍畢覩魏晉有如隸
奴公之獨寨無間須臾遭值母喪不勝躃踊廬而于潞府纓佩以趨
抱痛一世泣血漣如善事其兄情至禮俱庇其兄子過于已雛尤
于朋友摽勝磨厲相責以義言不囁嚅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淵
死別終始不渝屢見于文哀情既鋪逮其孫子脊脊呵嘘不材如
慨舉世邪撳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雖之灌之使之榮茂提之挈之
免於飢驅誘而掖之振瑣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丑
詔徵鴻儒公以檝應瑟溢以笙我營薄祿過願所圖喜動于色暨
[illegible]
汗有濟槪試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游[illegible]

○巴○之○徒○苟○櫟○呆○迺○見○集○中○穴○碧○予○傳○○○○○

之徒苟其傑立觚見次且豈彼耆宿固與人殊我實卷曲分甘泥
塗而屢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日備歷崎嶇匪敢玩惕愈勇讀書
其治三禮半在囚拘死而後已其生不虛公旣歸里幅巾袴襦治
城之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嘉木扶疎跳波出隰簪嵒長魚賁朋
燕集不廢當飱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早夜勤劬屈指成
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攜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矍鑠
百年可逾詎知背面五月而徂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
德照耀海嵎年躋大耋尙何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望望不見
所爲欷歔尙饗

首篇其經學次篇其志事次篇其文章次篇其內行實爲全德
以之從祀孔廟實爲尤宜後來則知己之感言之尤暢

祭左蘭齋文

嗚呼君之長于余者二十有七年而忘其年齒以與余相後先余與君世爲姻戚君丈人行而折其行輩以與余相頡亢余何以得此于君哉豈余之能賢抑亦君之虛懷樂善故不計人之媸妍昔在嘉宗叅闕竊勢挫其狂鋒史稱忠毅赫赫厥聲君實其裔徵君所爲先業可繼而老躬山壖歌適志凡所藴藏百不一試君在山中右史左圖池水瀏瀏映蔚芙蕖垂楊匝岸潛有游魚千章之木繞屋扶疏佳花異卉雜植間除花開之日照耀里闈呼召儔黨觴酒陳蔬作爲詩歌聊以自娛君之爲詩不求名聞寫其衷情高騫

迤邐與古爭長較量分寸玄淡之中自抒芳韻如置崇蘭層巘于似千秋萬世傳其可信我生飄泊在外日多君亟思我如之奈何我有致書君黏在履思我不見循環誦讀我之來歸君得聞知不俟安次馬迎以馳誨我以仁接我以義淋漓酒巵從容鴻議今年正月我詣君家君猶健飯動履無差我告君歸未及半歲如何不淑而遽長逝我有懷抱誰與同傾我有文章誰與識評我與世違惟君交契而又奪之天乎何罪昔君之存不著言論然小人以為可憚而君子以為可親今君之沒猶此鄉鄰然規繩自守者無與為徒侶而輕儇相尚者無與為陶甄嗚呼君之制行可謂無咎其

於詩歌可用不朽年八十七可稱上壽而子孫繩繩世濟其忠厚何憾于天而爲之疾首惟其婚親之情久故之知念君之不可再見而余將疇依

情文斐亹奔赴端筆不可抑遏